

银手奥托

OTTO OF THE SILVER HAND

[美] 霍华德·派尔 (Howard Pyle) 著
乔向东 译



银手奥托

OTTO OF THE SILVER HAND

[美] 霍华德·派尔 (Howard Pyle) 著
乔向东 译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EDUCATIONAL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手奥托 / (美) 霍华德·派尔 (Howard Pyle) 著; 乔向东译. --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18.3
(青少年世界经典阅读文库)
ISBN 978-7-5444-7852-6

I. ①银… II. ①霍… ②乔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4956号



责任编辑 高立群
装帧设计 陈芸

银手奥托

[美] 霍华德·派尔 著
乔向东 译

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
官 网 www.seph.com.cn
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
邮 编 200031
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12.25
字 数 125千字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4-7852-6/I·0084
定 价 39.80 元

译序：勇敢的心与生活的智慧

乔向东

诗意奇缘、明朗挚爱在经典的童话故事里很常见，却少见粗糙坚硬现实中的勇气与激情之爱。霍华德·派尔的《银手奥托》中，康拉德男爵对妻子、儿子的爱，令我想起当年观看影片《勇敢的心》时对激情之爱的感悟。

性情柔和的奥托是中世纪德国强盗男爵的儿子。奥托降生时，父亲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的杀戮，身受重伤；母亲因惊吓过度，在生下奥托后便离开了人世。奥托被送到宁静的修道院抚养，后来重新回到父亲的城堡。父亲因为对儿子的爱，独自与仇敌血战后同归于尽。在修道院里长大的小奥托，生性孤僻、古怪、温和，在父辈的仇杀屠戮中，他历经种种磨难，终于长大成人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美好的童话故事总是引领我们重回宁静诗意的往昔，让被“理性”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的现代人，可以找个躲避的地方。可是，在奥托的故事中，世界在你面前悄然蜕去了外壳，令你惊骇不已。如今人们也常常遭遇这样的时刻，不同的仅仅是我们少有机会在惊骇中体验到爱的力量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无数的读者都说《银手奥托》很美，与大多数的经典童话相比，《银手奥托》之美有点另类，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。

作者霍华德·派尔(1853—1911)，美国著名插图画家、作家，被很



多人认为是美国插图绘画之父。1876年，派尔便开始其艺术生涯。他改变了世界对插图绘画的看法，同时也改变了插图表现世界的方式。在派尔之前，历险故事的插图有点像故事的正确图解：由扁平的“舞台”、摆好姿势的“演员”和场景及“道具”拼凑而成。派尔的插图所强调的是：生活在你的绘画中，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，全身心去感受。视觉想象是他的插图的核心所在。其插图作品强烈的张力，直击读者眼睛，形成直接而强烈的印象。派尔的插图不再是故事的简单图解，其本身也在讲述着传奇故事。

派尔 1894 年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开设了艺术学校，在他的 110 个学生中有 40 位女性，而当时几乎还没有女性职业画家。他的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和插图画家，如马克斯菲尔德·帕里什、爱德华·A. 威尔森、夏洛特·哈丁等。后来，他们被称为“白兰地酒溪画派”。

作为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，派尔还写作了大量的故事，并为之绘制插图。他的许多书籍至今仍被认为是经典，不断重印，广为流传。本书收录的《黄昏故事集》是派尔 1853 年至 1911 年间的故事合集，最早是讲给他 8 岁的女儿听的，陆续在《竖琴师》杂志上发表，1894 年结集出版。从引言中可以看出，这些故事与《银手奥托》不一样，它们更像是《一千零一夜》似的寓言故事，贯穿所有故事的主题都是智慧与愚蠢。给人的印象是：派尔激赏的是智慧的生活，而智慧往往就是人朴素的常识，这在《女人的机智》这篇中表达得很明确。

勇敢的心和质朴的生活智慧，也许是所有的童话经典最突出的主题和美好所在。



目 录

译序：勇敢的心与生活的智慧	1
一 巨龙之家	1
二 男爵出发去抢掠	5
三 惨败而归	9
四 山顶的白色十字架	13
五 小奥托的修道院生活	19
六 重归巨龙之家	26
七 血洗巨龙之家	33
八 囚禁	42
九 独眼汉斯只身入虎穴	49
十 独眼汉斯大闹厨房	55
十一 拯救小奥托	61
十二 夺路狂奔	66
十三 一夫当关	72



十四 小奥托	77
十五 后记	82

黄昏故事集

引子	85
一 厄运与小提琴手	86
二 空瓶	95
三 女人的机智	103
四 魔法岛	114
五 一句话的功效	125
六 幸福果	138
七 幸运凳	147
八 运气	157
九 好礼与傻瓜	174
十 该怪谁	182





一 巨龙之家



灰色的山岩之上，龙栖城堡陡峭的石墙和塔楼兀然矗立着。城堡拱门前，铸满粗重铁锥的闸门半悬着，阴森地张着大嘴，对下面的吊桥虎视眈眈。吊桥横跨一道深坑，一端是城堡光秃秃的石墙，一端是一条陡峭的石子马车道。马车道蜿蜒而下，通向城堡下的山谷。半山腰散布着农夫的小棚屋，茅草屋顶破旧不堪。住在这里的农夫都是城堡悲苦的奴隶，胆小卑怯，却生性暴躁。他们耕种着一小块贫瘠的土地，榨干了干涸的土地也仅仅能糊口。农家的小孩在这些破旧的棚屋间玩耍，犹如一群小狐狸在巢穴边嬉戏，乱麻般的黄头发下，是一双双野性的、火辣辣的、到处张望的眼睛。

离这些肮脏的棚屋很远的山脚下，一条大河汹涌而过，一座高高的、丑陋的石桥横跨两岸，这是进出城堡的必经之路。对岸远处，是一





片浓密的大森林，其深处密布着野兽的巢穴。冬天的夜晚，常有嚎叫的狼群在月光下的雪地上、在光秃秃的树木投下的斑驳阴影下，追逐飞逃的猎物。

城堡大门上的塔楼中，看守忍受着刺骨寒风，从狭小的窗口朝外瞭望。寒风从窗口呼啸而过，掠过树梢，翻起无尽的绿色波涛，然后越过山丘、河谷，一直吹到远处的凯瑟堡斜坡，就在那儿，半山腰处，卫龙城堡的城墙闪着隐隐微光。

厚重的石墙之中，有三幢呆板的砖房，没人可以接近，即使是阳光也不能照亮它们，一排排的窗户从三个方向俯瞰着荒凉的庭院。在这三幢房子的背后，密布着一幢幢建筑，大大小小的塔楼，尖尖的屋顶一个高过一个。

正中央那幢宏伟的房子是男爵的大礼堂，左边的一幢建筑叫罗德豪森，在两幢建筑之间是一幢高耸入云的正方形建筑，比周围的建筑都高，那就是宏伟的梅尔基奥塔楼。

在塔楼顶部那狂风呼啸的高空，是一片乱糟糟的建筑：一幢歪歪扭扭的木钟楼，一座狭窄的瞭望塔，还有一幢破旧的木房，它的一部分连着宏伟的塔楼顶，一部分连着城墙。

木屋的烟囱里时不时升起一缕淡淡的炊烟，因为还有人住在这空旷的、寒风凛凛的荒芜高地上。时常还能看见一些野孩子在那儿玩耍，他们那样坐着，赤裸的双腿悬在半空，凝望着下面的庭院。他们坐在那儿，就像城里的孩子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。有时候麻雀会在城里的小孩脚边飞来飞去，在这儿时不时也有成群的乌鸦，在这些野孩子的脚边飞过。

斯沃兹·卡尔一家住在梅尔基奥塔楼的高处，因为这儿可以将城堡





下的山顶和远处的河谷尽收眼底。日复一日，卡尔一直监视着河谷中那条绸带般弯弯的灰色道路，这条道路连接着两座富裕的城市——格朗斯道特和斯达芬伯格，常有商队经过，龙栖城堡的主人是个强盗出身的男爵。

“当！当！”——时不时的，梅尔基奥塔楼顶上的钟楼会突然响起钟声。“当！当！”——成群的乌鸦惊叫着飞起来，在空中盘旋。“当！当！”——城堡马厩背后石头砌的狗窝会响起一阵狂吠声。“当！当！”“当！当！”

钟声响后，城堡的庭院里会响起嘈杂的人声，男人们的喊叫声中夹杂着盔甲的碰撞声和清脆的马蹄声。伴随着隆隆的巨响，铁闸缓缓升起，吊桥“叮叮当当”地放下。接着，马蹄声和人们的喧嚣声在石头路上越走越远，最后人马会湮没在茫茫的森林中。

接下来，城堡的庭院里会有一段安宁的时光：公鸡打鸣，厨子责骂懒惰的女仆，格雷琴也会从窗户探出身子唱上一段，仿佛这儿是一户农家，而不是强盗窝。

男人们也许要到傍晚时分才会回来，也许有人头上扎着血迹斑斑的布头，也许有人的胳膊挂在绷带里，也许有人——也许还不止一人——没有回来，永远也回不来了。不久，他们就会被所有人遗忘了，只有那些可怜的女人，还会在每天干活的时候，孤独地默默哭泣。

每次冒险后，马都会驮回来大包大包的财物。有的时候，除了财物外，还有可怜的人质，双手被反绑着，双脚耷拉到马肚子下，毛皮大氅和宽边帽歪歪扭扭。人质会被关进阴暗的地牢里，直到城里的使者带着鼓鼓的钱袋来到城堡，交清赎金后，才会被从地牢中放出来，离开城堡。

每次康拉德男爵外出时，总有个男人不离左右，骑着马与他并肩而



行。他是个矮个子、宽肩膀的男人，手臂特别长，站着的时候，双手几乎已经垂到了膝盖上。一团粗乱的头发低低地紧贴在前额上，在头发与浓密的眉毛间露出一小块额头。他一只眼睛瞎了，另一只眼睛在宛若雨篷的眉毛下，仿佛火星闪烁。很多人说“独眼汉斯”曾经与山里的野人一起喝过啤酒，野人赋予了他相当于十个人的力量。他能轻而易举地将铁叉子拧弯，仿佛那不过是一根榛树枝；他还能把一桶酒举过头顶，似乎那是一篮鸡蛋而已。

独眼汉斯自己从来没有否认过他与山里的野人喝啤酒的事情，他喜欢这名声。他像凶猛的獒犬一样誓死效忠主人，一个人在城墙内独处的时候，他总是闷闷不乐。跟他在一起的人对他又是敬畏又是恐惧，因为跟独眼汉斯发生冲突是很危险的事情。



二 男爵出发去抢掠



康拉德的盔甲、宝剑、长矛和牡鹿角堆在墙角。拱形屋顶上的横梁，历经漫漫岁月，加上烟火熏烤，已经发黑了，地上铺着冰凉的石板。

身材苗条、皮肤白皙、一头黄发的男爵夫人依偎在康拉德的肩头。在整个大厅里，她是唯一一个能被性情暴躁的龙栖城堡主人温柔以待的人，她是唯一能让男爵双眼流露出柔情、粗粗的嗓音变得柔和起来的人。

男爵夫人正低声与丈夫说着话，男爵蓝色的双眼温柔地凝视着夫人白皙的脸。

“为了我，你不会再做那种事情了吧？”她说道。

“不，”他低声咕哝道，“我不能答应你不去打劫城里人。假如我不去抢劫那些城里的肥猪，来填满我们的仓库，我可怎么活？”





“不，不！”夫人说道，“你可以像别人一样好好地活着，他们并没有像你一样去打劫城里人。唉！总有一天，灾祸会降临到我们头上，假如你被杀死了，我可怎么办？”

“普鲁特，你真是太傻了！”男爵说道，他长满绒毛的、粗壮的手轻轻地放在夫人的头上，抚摩着她金黄的头发。

“就算为了我吧，康拉德。”男爵夫人柔声说道。

男爵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夫人的脸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只要这样再过一会儿，也许他就答应了她的请求；只要这样再过一会儿，也许他就能避免接踵而至的灾祸。不过，这都是假设。

突然，刺耳的钟声打破了大厅里的平静。“当！当！”——是梅尔基奥塔楼传来的钟声。

听见钟声，男爵一惊。他的手抓住宝座的扶手，想要站起来，但是，最后他还是坐了回去。

其他人都喧闹着站起身来，看着男爵，等候着他的命令。

“就算为了我吧，康拉德。”夫人说道。

“当！当！”钟声不停地响着。男爵坐着，低头看着地上，阴沉着脸。

男爵夫人双手握着丈夫的手。“为了我，这次别去了！”她恳求道，蓝色的眼眸泪花盈盈。庭院里还没有响起清脆的马蹄声，大厅里的人都站着，疑惑地看着男爵。这时，大门被推开了，独眼汉斯走了进来。他径直走到男爵身边，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。

“为了我，别去。”夫人再次恳求道，不过这次情形变了。男爵猛地把椅子往后一推，站起身来。“出发！”他咆哮道，大步流星地出了大厅，



周围立刻响起了一阵喧哗声。

男爵夫人双手捂着脸，哭泣起来。

“别担心，小宝贝。”女佣老乌尔塞拉安慰着夫人，“他会像以前一样回到你身边的。”

可是，可怜的、年轻的男爵夫人依然捂着脸哭泣着，因为丈夫没有答应自己的恳求。

金黄的头发下，一张白皙、年轻的脸从高高的窗户上，向庭院里张望着。龙栖城堡的主人康拉德穿着闪亮的盔甲，他看见了夫人的脸，却没有理会。

“出发！”他大叫道。

隆隆的马蹄声和盔甲的碰撞声，经过吊桥，在灰蒙蒙的雨幕中渐渐远去。

一天过去了，已是傍晚时分。男爵夫人和女人们坐在“噼啪”作响的壁炉旁。除了漂亮的男爵夫人和老乌尔塞拉，其他的女人们叽叽喳喳说笑着。两个女人都没说话，一个坐着仔细听着门外的动静，一个手托下巴默默地凝视着自己的女主人。天越来越暗，越来越寒冷，突然传来了号角声。年轻的男爵夫人一惊，苍白的脸颊飞起一片红晕。

“太好了！”老乌尔塞拉说道，“红狐狸又回窝了，我敢担保他嘴里肯定叼着一只城里的肥鹅。我们又有漂亮衣衫穿了，夫人您漂亮的脖子上又会多一条金项链。”

听了这话，年轻的男爵夫人欢喜地笑出声来。“这次，”她说道，“我要选一条珍珠项链，就是我姨妈过去常戴的那种项链，康拉德第一次遇





见我的时候，我就戴着姨妈的那条珍珠项链。”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男爵夫人不安地摩挲着手腕上的金手镯。
“他还要磨蹭多久？”她说道。

“是呀，”老乌尔塞拉说道，“但愿没人拽住了他的衣服。”

说话间，只听见城堡大门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接着响起了一阵急促、清脆的马蹄声。

男爵夫人站起身来，一脸灿烂。门开了，她欢喜的神情陡然消散了，脸色越来越白、越来越白。她坐在长凳上，一手紧紧地抓着凳子，一手紧紧地摁着肋部。

独眼汉斯站在门口，脸色阴沉。所有的人都盯着他，等待着。

“康拉德，”最后，男爵夫人低声说道，“康拉德在哪儿？你的主人在哪儿？”说话的时候，夫人的嘴唇也白了。

独眼汉斯一言不发。

这时，走廊里响起了男人们的说话声和杂乱的脚步声，他们正搬着什么沉重的东西，人声越来越近。六个男人抬着一副担架进来，担架上躺着康拉德男爵。风从敞开的门刮进来，火把的火焰蹿进了墙壁上的铁支架里。火光照亮了康拉德男爵苍白的脸和紧闭的双眼，照亮了他铠甲上一大块血红的斑渍——那不是铠甲的锈斑。

突然，老乌尔塞拉尖叫起来：“扶住她，她晕倒了！”

是男爵夫人。

接着，这个干瘪的老太婆转头面对独眼汉斯，面露凶光。“你这个傻瓜！”她叫道，“为什么把他抬进来？你要了夫人的命！”





三 惨败而归



不过，康拉德男爵并没有死。有好些天，他躺在硬板床上，时而语无伦次地说着胡话，时而诅咒着自己的伤痛。一天，他突然清醒了。

他的头先是转向一边，接着又转向另一边，斯沃兹·卡尔和独眼汉斯坐在床边。两三个随从站在面向楼下庭院的大窗户前，正低声说笑着，还有一个人躺在墙边的橡木长凳上正鼾声大作。

“女主人呢？”男爵问道，“为什么她不在我身边？”

在长凳上睡觉的人听见男爵的声音，猛地惊醒了；在窗户边说笑的人立刻跑到了床边。斯沃兹·卡尔和独眼汉斯相互看了一下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男爵看见这情形，觉察到有些不对劲，他竭力用手肘撑着床，想要起来，不过最后还是徒然呻吟着躺下了。





“为什么不回答？”他用空洞的声音问道，接着他转向独眼汉斯，“你舌头没了，傻瓜？像条鱼似的张着嘴傻站着干吗？回答我，女主人呢？”

“我，我不知道。”可怜的汉斯结结巴巴地回答道。

男爵躺在床上，目光从面前的几张脸上逐个扫过，接着他说道：“我在这儿躺了多久了？”

“七天七夜了，老爷。”管家鲁道夫答道，他刚刚进来，此刻和别人一起站在床边。

“这段时间，夫人是不是经常在我身边？”

鲁道夫犹豫了一下。

“回答我。”男爵厉声说道。

“不，不常在。”鲁道夫犹犹豫豫地回答道。

男爵一言不发地躺了很长时间。最后，他双手捂着脸，突然，谁也没有料到，他手肘撑着床，坐了起来。伤口又破了，亚麻布绷带上渗出了暗红的血渍，慢慢扩散开来。他疼得脸都扭曲了，双眼布满血丝，流露出疯狂的神情。他左右晃动着，额头淌着大颗大颗的汗珠。

“拿鞋来！”他厉声说道。

鲁道夫走到他跟前。

“可是，男爵……”他刚一张口立刻就停住了，因为男爵的目光使他说不出话来。

汉斯一见男爵这模样，立刻跪在地上，在床底摸索起来，找出一双

